

二、中國大陸青年失業危機觀察

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副所長吳佳勳主稿

- 陸 5 月青年失業率在連續六個月上升後攀升至 20.8%，陸媒估算疫情三年，累計至少 5,400 萬青年失業。
- 疫後經濟持續放緩，加以各項企業生產、民眾生活成本上升，內外經濟壓力嚴重打擊能吸納大量就業的民營企業，致使青年失業率節節高升。
- 青年無法透過職場融入社會，除造成整體經濟生產力損失，也將為社會穩定增添更多不確定變數，長期或將激化為各種社會運動，亦可能動搖政局穩定。

（一）前言

疫情解封以來，中國大陸景氣未如預期強勁復甦，「兩會」政府工作報告將 2023 年經濟成長目標設定為「5%左右」，相對謹慎，對照第 1 季已公布的經濟成長率為 4.5%，顯示疫後經濟形勢仍然嚴峻。

陸經濟挑戰展現在許多面向，包括持續面臨外部國際環境壓力、內部需求不足、投資與消費意願保守、企業營商及民眾就業困難，及地方財政窘迫等困境。本文試由就業層面，特別是近期青年失業問題切入，突顯該現象成因及可能影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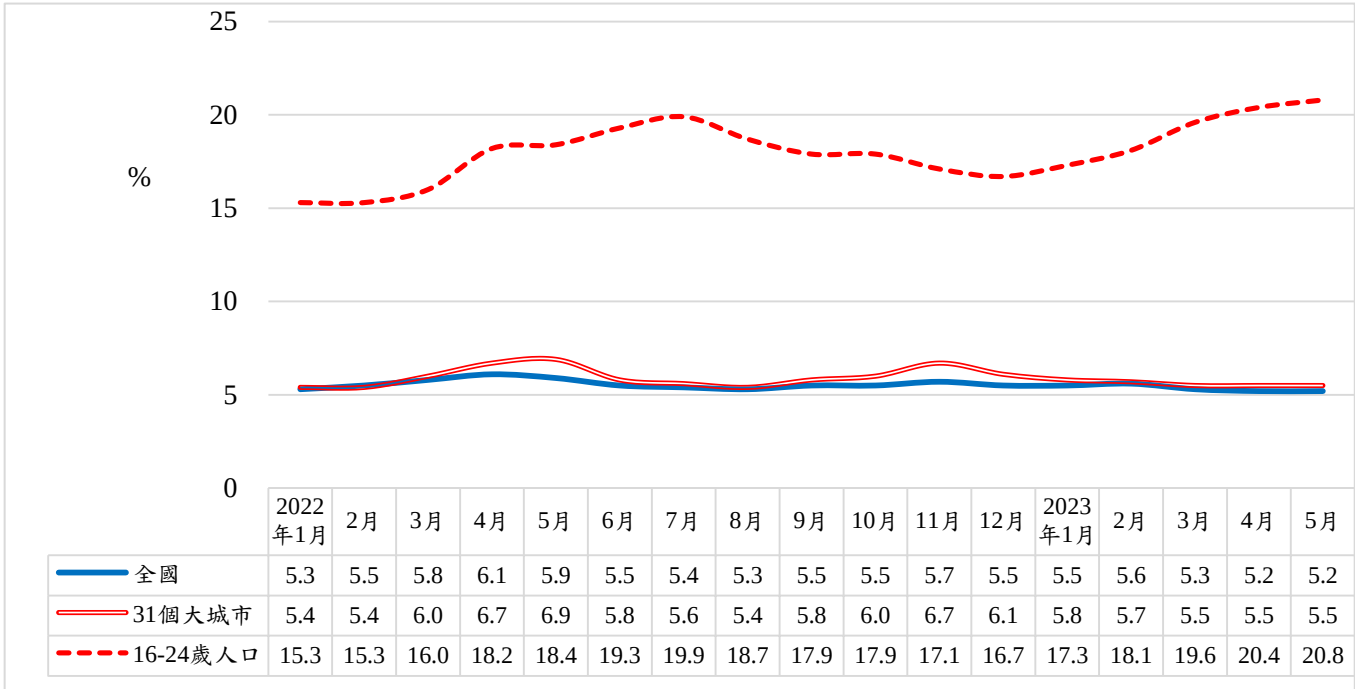
（二）青年失業率情勢

就總體失業率來看，根據中共國統局數據，2023 年 5 月城鎮調查失業率為 5.2%，但在城鎮青年失業率（16-24 歲）部分持續攀高達 20.8%，繼 4 月首度超過 20%後再攀高峰，意謂每 5 位年輕人就有 1 位失業（圖 1）。

陸媒「財經雜誌」6 月發文比較疫情前後（2020-2023 年）每年新增就業人數與應屆畢業生數量之差（-249 萬、-220 萬、-449 萬、-582 萬），推估累計達 1,500 餘萬新畢業生當年沒有找到工作；再以 A 股上市公司裁員情況及企業註銷率推估，約有 2,500 萬名青年遭遇失業，加上

尚有 1,400 萬名青年農民工失業返鄉，累計疫情以來共新增 5,400 萬名青年（16-40 歲）失業人口。其中若再進一步假設有相當部分的青年已重新找到工作，或透過靈活就業方式，包括在疫情期間擔任約聘司機或外送人員，解決部分失業問題，估計仍有 2,500 萬到 3,000 萬名青年處於失業狀態。

圖 1：中國大陸城鎮調查失業率與青年失業率



資料來源：中國國家統計局

探究近期青年失業的主要困境，在於疫情雖已結束，但經濟成長明顯放緩，各項企業生產及民眾生活成本卻又快速上升，國內外的經濟壓力，嚴重打擊能吸納大量就業的民營企業，致使陸首度感受到經濟下滑後就業市場的寒冬。

官方已意識到青年失業嚴重性，中共國務院辦公廳 2023 年 4 月提出「關於優化調整穩就業政策措施全力促發展惠民生的通知」(簡稱「通知」，新華網，2023.4.26)。提出改善就業的三種策略，一是擴大工作職缺，透過補貼與貸款優惠，鼓勵企業擴增職缺；二是擴展就業管道，一方面鼓勵企業雇用大學畢業生，另方面也鼓勵青年創業；三是提供社會保障，針對條件困難的畢業生，發放一次性的求職創業補貼。

「通知」提出後不到 1 個月，即由人社部、教育部、科技部等

10 部門於 2023 年 5 月聯合推出「關於進一步推進實施百萬就業見習崗位募集計劃的通知」(新華社, 2023.5.15), 要求針對畢業 2 年內未就業的大學畢業生(16-24 歲失業青年), 全年提供不少於 100 萬個就業見習機會, 運用補貼提供給企業見習人員的基本生活費、管理指導費, 乃至於提供企業社保費用和所得稅的減免。除了中央政策外, 各省市政府也分別提出解決方案, 例如廣東省於 4 月提出「三鄉行動」(廣東青年下鄉返鄉興鄉助力「百縣千鎮萬村高質量發展工程」三年行動方案, 共青團廣東省委, 2023.4.1), 將動員 10 萬名青年下鄉服務, 即被解讀為解決青年失業問題的策略之一。

由於每年 6 至 9 月是大學畢業生進入社會的求職高峰期。根據中共人社部數據顯示, 2022 年中國大陸大學畢業生數量達 1,076 萬人, 2023 年預計進一步增加到 1,158 萬人, 同比增加 82 萬人(人民網, 2023.3.31)。由應屆畢業生的人數成長, 幾可預期後續 6、7 月份的青年失業率恐將持續攀高。

(三) 青年失業的原因探討

一般而言, 各國的青年失業率向來即高於總體失業率, 然而此波陸青年失業率的節節高升, 卻是發生在疫情解封後近半年期間, 何以疫情結束, 卻對青年就業情勢無所幫助? 本文試由以下觀點提出可能解答。

1. 疫情重創經濟表現, 尤以民營企業受創最深。疫情歷經 3 年期間, 陸雖一度在嚴格封控下取得較好的疫情管控成效, 但經濟也因此付出龐大代價, 尤以民營企業首當其衝。大量的服務業、餐飲、中小企業, 以及依賴出口外銷企業甚至新創企業等, 都受到相當程度的重創。此外, 疫情衝擊疊加美中貿易戰壓力, 造成大量外資企業將產線向外遷移, 而前揭民企、外企正是吸納青年就業的主要場域, 故近期青年失業率的攀升, 或正真實反映民企、外企在陸的當前困境。

2. 人才供給與產業需求的結構性錯配。美媒分析顯示, 陸 2021 年

與 2018 年相比，關於教育類和體育類的畢業生增加了 20% (CNBC, 2023.5.23)，但與此同時，中共在 2021 年力推「共同富裕」政策，針對教育（補教）、互聯網（如阿里巴巴）、醫療以及房地產等服務業進行強力監管，造成相關產業發展受限，連帶對其勞動力需求減弱，而這些行業正是吸納大量青年就業的新興場域，產業勞動需求與教育人才的結構性錯配，也成為近期青年失業的原因之一。

3. 疫後景氣復甦步調不一，服務業率先復甦，製造業欲振乏力。上述 2 種對就業情勢的影響，主要發生在疫情期間，但疫情解封後的青年就業情勢仍未見好轉，主要係疫後陸景氣復甦力道不一。以產業動能來看，服務業的復甦步調較快，非製造業 PMI 自 2023 年後即處擴張區間，但服務業提供就業機會卻不到一半（47.1%，人社部，2023.6.20），此比例遠低於其他先進國家；相對擁有龐大用工需求的製造業，卻處於復甦乏力的狀態，疫情過後的製造業 PMI 僅在 1-3 月短暫回溫，4 月後即又回降至緊縮區間，顯示陸製造業產能仍然受限，工廠對於就業需求及投資趨於保守，進一步惡化青年就業情勢。

（四）結語：中國大陸青年失業的影響評析

文獻上對於青年失業問題的影響，已經有許多討論，且此現象並非陸所獨有，概一國經濟成長過程中，隨人口結構調整，即使青年人口持續減少、教育程度普遍提高，但青年失業率居高的問題卻始終難以避免。通常一國若是處於經濟成長階段，青年失業較能被視為一種短期過渡現象，但若處在國家經濟走緩情況下，青年失業人口很可能就轉變成社會上的長期失業者，從而加劇青年失業問題的嚴重性。

一旦青年失業問題走向長期化，不僅衝擊該國產業競爭力，增加社會負擔，亦將加劇各種社會矛盾，以近期陸內部輿論熱議的「孔乙

己文學」為例，即是反映出當代年輕人的就業困境。「孔乙己」是魯迅在 1918 年筆下虛擬的一個讀書人，無法考取秀才尋到正職，生活拮据因而偷書度日，看不起底層社會卻又擠不進上流社會，此一鮮活的人物描寫，觸動無數年輕人心聲，紛紛在社群網絡自嘲是現代版的孔乙己，稱「學歷不但是敲門磚，也是我下不來的高臺，更是孔乙己脫不下的長衫」。年輕人因求職困難，發出「學歷無用」的憤慨，並自嘲成為「45 度人生」，即「躺不平、捲不起」，這些來自年輕人的社會悲鳴，正是對現今就業困境的無聲抗議。

陸面對青年失業率高升的深層難題，主要在於加深了社會階級的僵固性，在少子化情境下，對於相對貧困的家庭而言，子女教育經費耗去近大半數家庭資源，但在孩子長大後卻找不到得以安身立命的職缺，意味下一代無法透過教育取得階級翻轉的機會，使得整個社會的階級流動更為僵固，也加深了社會階級分配的不平等。

隨著社會不平等加深加劇，又將可能進一步衝撞社會穩定性。當每年有著一定比例的青年無法透過職場有效融入社會，除了是整體經濟生產力的損失外，也將給予社會增添更多的不穩定變數。例如香港辛里希基金會（Hinrich Foundation）專家卡布利（Alex Capri）即認為，2022 年底「白紙運動」所帶來的啟示，便是代表著城市中有一群憤怒、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，將對中共社會治理帶來挑戰；一旦青年失業問題未能妥善獲得解決，年輕人對社會不公和不平等的憤怒不斷積累，長期或將激化為各種社會運動，此將不利於中共長期執政，亦可能動搖政局穩定。